

啊，周公庙（散文）

西安 匡 雯

周公庙的寂静，怪叫人发慌的，除了啁啾啾的鸟鸣，汀汀淙淙的流水，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世界仿佛退回到了洪荒的时代。

中午时分，正是休息的时候，好心的主人招呼我们在砖卷的窑式接待室内小憩，我躺在长长的连椅上，初见这片山野的激动，弄得自己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

我站在沉淀着无尽神秘的黄土原上，向这里翘首的时候，看到的还只是一般绵绵起伏着的矮矮山峦，既不见峻秀的山势，也不见氤氲的岚色，想不到，陡然地转过了那个褐色的塬包，再去登山，山有了迴峰；看峰，峰有了秀色，溪水淙淙，连这黄色的土沟也有了灵气。而凹地如新月，如半环，一凹的古木高树里，竟藏了这么一座古庙的空寂。但那树却密密地在山的腰里酿出了碧色的云，风自南来，云就拂拂地动，云中便有点点阳光洒下了，落

在青苔的瓦上，斑驳的墙上，寂寞的路上，真像一片金色的雨。最是那泉，桶似的一股水，不舍昼夜，象极了平地里涌起的一堆雪，那么净，那么白，那么鲜活。怎么会这般如火如荼地喷涌呢？莫不是那地下埋着个深沉的海么？

我再也无法入睡了，便独自地在空阔的庙里走。庙是依山筑的，半在山腰、半在缓坡，山是土山，坡是土坡，横横竖竖的崖，曲曲折折的路，高高低低的坎，都有稠密的灌木丛生着，开满了红色的小花。那花鲜极、亮极，尽着兴在涂抹寂静中的喧闹，清淡中的热烈。走近了，竟看出却不是花，是系在枝梢上的一根根的红绒绳呢。

这就怪了。我正纳闷，路旁的丛莽中就有了响动，一位大爷，一位大娘，还有一位小媳妇，恰恰地正是去向那枣刺的枝儿上结着红绒绳了，忙

忙地过去打问，答是系花。系花？系花做什么？质之大爷，大爷答以能延年益寿；质之大娘，大娘答以乞求平安；而那位小媳妇，削肩细腰的，还没有开口，粉脸儿先就腾地红了。大娘说：“她么，是求子哩。周公爷爷可灵了，求啥就应啥。”

哦，是么？就想，周公者，古名臣也，为周武王弟，有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才，武王死后，辅佐了成王，制法度，立纲常，经纬周天八百余年。且那庙的介绍牌上，不是明明写着：“周公庙，始建于唐，初为祠”吗？祠是奉人的，庙是奉神的，这周公祠何时改了庙，周公又何时成了神呢？又想，周公生前，定只知其为人，而不知其为神，数千年后，人又只知其为神，而不知其为人了。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呢？

常见一些报刊批评那种把功夫下在“嘴巴”上，说空话，说假话，说大话，只说不做，多说少做，很有一套应付上级“对策”的“说客”。这种“说客”，其嘴巴之功能确实伟大。靠嘴巴可以把成绩夸大，把错误掩饰；或阿谀奉承以博取上级的青睐，从而飞黄腾达骗取名誉地位。这种“说客”确实捞到了不少好处。因此人们更多的是常常只注意了说假话的“说客”，给予鞭笞，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我觉得，也不应忽视另一方面。经过二、三十年的留神观察，深感说假话能够滋生蔓延，“说客”能够有其市场，则是因有那些听信假话，或曰好听假话的

得，也不应忽视另一方面。经过二、三十年的留神观察，深感说假话能够滋生蔓延，“说客”能够有其市场，则是因有那些听信假话，或曰好听假话的

“说客”与“听客”

宝鸡 胡中玉

“听客”。“说客”说假话的嘴巴，恰恰借助于“听客”听假话的耳朵。正如有爱坐轿子者，就有“抬轿子”的人。那

会第三次全会上说：“当有人吹捧你的时候，不要觉得美滋滋的，不要发昏；当有人把轿子抬上门来，你不上，抬轿子不就没有市场了吗？”这话真是言中要害。假如我们的领导同志，在了解下情时，不只是满足于听汇报，而来点调查研究，不仅只听其言，还要



师明林 设计

我便有一丝的幽默和诙谐了，而从莽中又挂出一串儿的石级来。正低头曲背上着，耳畔便有了风声，果见断崖壁立，去峰咫尺，崖下平广，庙宇错峨。忽庙旁一洞，洞口有曦光，就伏身而进，见洞旁另有一洞，不可测深浅，直直地向里走，洞初低不可直立，渐渐就立直了身子，再进，便愈高愈广，极广处，见一老者，在穹掌上正塑着一座神像，黑黑地伏着，像那神像的影。看他精心的样子，我打住了脚步，屏气敛息，半晌才怯怯地问：“老者，打扰了。”

老人回过头，见来了生人，便作小憩状，和善地看着我。

“哦，大伯，这塑的是那路神仙？”

“中间的是吕洞宾，两边一是桃妖，一是柳鬼。”

“啊，啊。塑得真好。”我不懂装懂地说着奉承话。“敢问大伯

贵姓？”

“不敢，贱姓曹。”

“高寿？”

“小哩，才六十八。”

“您从小就学会这手艺？”

“不敢当，塑像是我家的祖传了。据说这周公庙的大小神像都是我家祖上塑的呢。”

“那么，”我又来了，

“神是您塑的，您也信吗？”

“咋不信呢？”他不再说话了，又去忙他的营生。

我便觉得没趣，慌慌地退了出来，却见洞前一棵怪树，高不过丈余，而覆荫大有半亩，又老杆枯枝，盘结交错，如蛇、如龙、如怪兽、如厉鬼，问及同游某君，说这便是佛门圣树——菩提树。菩提树么？我看倒有点像公园里的龙爪槐呢。一笑遂去。

高尔基与秋雨

明珠 蓓 采

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早年丧父，母亲改嫁，经历了坎坷的童年，寄居于外祖父家，而外祖父和几个舅舅经常吵闹不休，舅舅们经常酗酒而醉醺醺地闯进家来斗气打闹，每当外祖父和舅舅们厮打时，幼年的高尔基则远远地躲到一边，或藏在外祖母的屋子里听外祖母讲故事。春暖花开时节和晴朗的夏季则是人们出外做事的好时节，冬天由于严寒的气候人们大多是在火炉边度过的，而这些不愉快的事往往发生在多雨的秋天，苦难的童年像连绵的秋雨打湿了高尔基幼小的心灵，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高尔基后来写成了他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并希望在秋天下雨的日子里读他的书。这大概是因为在秋天下雨的日子里读他的书能增加回忆的气氛，借助秋雨凄凉的景像体味作品的主题吧，高尔基与秋雨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那黑暗的沙俄时代，黑暗的法制像秋天连绵的阴雨，濡湿了俄国的家家户户，畸形的法制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畸形的关系。高尔基的外祖父和舅舅之间经常吵闹不休，通过外祖父不睦的一家，折射出了沙皇社会弊病一斑，正是这黑暗社会的烈火熔铸了伟大的作家高尔基，高尔基和俄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阴湿的秋雨，终于迎来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

高明和他的家庭

来世孝

陕西省歌舞团的高明是位蜚声乐坛的民族管乐演奏家，他创作并演奏的笛子独奏曲《陕北好》、《枣园春色》、《欢乐的边



疆》、牧笛》和排箫独奏曲《春莺啭》等作品，有的被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的被中央和陕西的电视台拍为电视，有的被国外电视台和电台播放。七九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作了专题介绍，八五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由陕西电视台摄制的专题电视片《管乐声声——记多才多艺的演奏家——高明》，同时，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决定在今年出版《高明笛子曲选》。高明这个昔日陕北农村的吹笛娃，现在已是音乐家协会会员，省歌舞团艺委会副主席，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民族管乐演奏家了。然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贤内助是分不开的。

一九六三年春节前，高明请假回陕北定边老家探亲，回单位时，带来了他的新婚妻子郭秀英。秀英是位农村姑娘，和高明从小青梅竹马。六三年，高明已经在舞台上独奏了几年的专业独奏演员了，但他坚定地爱着自己的女朋友。结婚后，秀英一直在陕北务农，以后在前省委负责人章泽和原省歌舞剧院院长关鹤岩的关怀和帮助下，才把户口迁来西安，并在一个工厂当了工人。

秀英虽然是个普通工人，但却是高明事业上坚定支持者，每当夜阑人静，高明伏案创作时，她总是默默地送上一杯热茶，或者取出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鼓励丈夫一支。有时高明眉头紧锁，创作上碰到困

难，秀英往往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使高明豁然开朗，一曲悦耳的音乐便写了出来。高明和秀英在生活上也能互相关心，互相体谅，高明爱吃刀削面，秀英只要有时间，总是做这种饭吃。秀英因患胆

囊炎而胃口不好，家里的剩菜剩饭总是由高明来负责消灭。他们的儿子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一家人和睦和睦，亲亲热热。高明常说：“我的成绩是离不开秀英的啊！”

的确，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不仅离不开党的领导，群众的帮助，也离不开妻子儿女的支持。

愿这几颗青果，继续在你们的思想上成熟吧。

但是，有的生活的伴侣，却是精神的桎梏，这其中有的话，也是痛苦的。也有有的精神的依附，却不能充当生活的伴侣，这种爱只能珍藏在意念中，是散着芳香而不能在现实土地上怒放的花，有这种爱也比无爱的折磨好得多。



虎(国画)

马保林

思絮树上的青果

天津 红霜叶

当有人吹捧你时，你不要信以为真，应敢于自以为是；当有人非难压制你时，你也不要丧失信心，应敢于自我肯定。

增强自身的分量，会使你处于主动。

人生追求的途中，有生命之舟搁浅的日子，此刻，退潮已经远离了你，那就耐心地等待吧。在等待中，总结一下搁浅的教训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是保存好舟的身躯，增长战胜惊涛骇浪的智慧和来日远航万里的信念、勇气。相信吧，大海有退潮之时，就有涨潮之日。一旦涨潮到来的时候，生命之舟仍会航行在大海里……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无穷无尽的子孙面前，我们也是祖先。应该考虑给后人留下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不能让他们原谅或惋惜。时间对急功近利者的取舍是冷酷无情的，她非权势能长久霸占的领地。历史的判断是在时间的进程中走向公正。不败的野草以大地为伴侣，活在大地的怀抱里，挺直的树枝追寻着天空的寂寞，期望独立于天宇下，饱览风雨。两者志向不同，目标各异，都追求着生的欢乐，自身存在的价值。

生活的伴侣，精神的依附，是理想的完美的爱情。但是，有的生活的伴侣，却是精神的桎梏，这其中有的话，也是痛苦的。也有有的精神的依附，却不能充当生活的伴侣，这种爱只能珍藏在意念中，是散着芳香而不能在现实土地上怒放的花，有这种爱也比无爱的折磨好得多。